



旧时，潍北有蒸“红点饽饽”的风俗，来自于
一对新婚夫妇甜蜜的故事。秀才丈夫不喜新妇有一
双大脚板，但媳妇用女儿家的巧思，辞灶之日蒸了
一锅点着红点的饽饽，在月下与丈夫酝酿出情意。
自此以后，过了农历腊月廿三，新媳妇一定得到婆
家去，进门就要蒸“红点饽饽”，一直延续到
今天。



“辞灶”那天，媳妇回婆家蒸饽饽。

红点饽饽新妇蒸

秀才不满媳妇大脚 团圆之夜再次离别

旧时的潍北有蒸“红点饽饽”的风俗，同样丝丝缕缕地和嫦娥有关联。

有户人家，儿子是秀才，爹娘早早地张罗着给他娶了媳妇，洞房在幽静的东跨院，新媳妇娶进门，好让她陪着儿子在这里静心读书。娶亲的日子，新娘子走下花轿，揭开“罩头红”，长得弯眉细眼，新郎往石榴红裙子底下一看，新娘子是大脚板，新郎当天晚上就把被窝枕头搬到了另一间屋里。

大脚新媳妇三顿饭吃完，低眉顺眼一小步一小步地走，还是惹得秀才直翻白眼。公婆没办法，新郎馆儿看都不看媳妇。

春天，秀才闷得无聊，打算扎只风箏解闷，到东跨院砍几根竹子。一走进去，眼睛亮了，几畦蒜苗碧绿，小桃花开满枝，油菜花一嘟噜一串，蝴蝶从邻居家那边飞过来，小院变成了小花园。他叹口气，念起诗来：“蝴蝶乱飞来

东墙，桃花如霞
菜花黄。寻
诗看

花蹊上人，偏遇天足黄四娘。”

黄四娘是个很会种花的人，难道她也是大脚板？这样想着，猛然抬头，新媳妇正红着眼圈看自己。可一想到那两大脚板，心里一阵冰凉，抬脚走了。

这一走，新媳妇伤了心，回了娘家，几个月没回来。转眼就是中秋，婆婆着急了，儿媳妇还住在娘家，怎么办？正着急，中秋这天，新媳妇从娘家回来了，进门下了厨房，没多大工夫，饭菜全端上桌，全家人围坐在桌边。只是秀才低着头，也不看新媳妇一眼。恰在此时，一片乌云飘来遮住了月亮。媳妇起身向东跨院走去，拿了只灯笼来，把饭桌照得红通通的，灯笼上还画了个戴着红肚兜的娃娃，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糊下的。婆婆要说点什么，桌下公公的脚伸了过来：儿子正不眨眼地看着媳妇，通红的灯影里，媳妇眼睛水汪汪，没擦胭脂的脸比桌上红腮帮的鲜桃还俊。可秀才不合时宜地吟起诗：“嫦娥愁来抱玉兔，云窗催恼人间烛。花好月圆何日是，只照蛾眉不照足。”

听了这话，新媳妇放下筷子，第二天又回了娘家。

秀才改变心意结良缘 月中嫦娥遥看有情人

媳妇走了，灯笼上的娃娃却把婆婆挂念得睡不着觉，天天拿出来直愣愣地看。家里没媳妇，怎会有娃娃？于是央求原来的媒婆去说情。媳妇捎回话来，若要她回来，婆家需答应三件事：上锅灶的时候要由秀才给她抱柴烧火，“辞灶”的供桌要摆在东跨院，神饌必须秀才端上去。公婆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“辞灶”那天，媳妇回来了。洗洗手上了锅灶，婆婆正在蒸准备过年的饽饽，媳妇接了过来。说好了的，秀才要来帮着抱柴烧火，本不想来，可他爹那脸黑得比阴天还难看。灶下烟熏火燎，秀才什么时候干过这活？抱着柴不走进来，趑趄着就要倒下去，正好撞进新媳妇怀里，要不是那两大脚板稳当，准得碰个仰面朝天。秀才羞得脸通红。

锅盖揭开了，好俊的饽饽，白白胖胖往上鼓着，都染了红点，像待放的桃花瓣。秀才觉得腿倒了醋似的软，爹在外面连声喊他都没听见。供桌在东跨院里摆好了，新媳妇脸儿红红的，声音细得刚送出嗓子眼儿：“把这盘红点饽饽端上去。”

还真是奇怪，端完了神饌，儿子就没再从东跨院里出来。天黑了，婆婆不放心地去偷听，自己那书呆子儿子又在念诗了：“雪里桃花今始见，看罢心颤又偷看。不是莲船顺风帆，深藏仙洞到何年？”酸溜溜的文词，三寸金莲是说人家那媳妇的脚小，大脚板儿就成为了莲船。媳妇害羞了，轻声慢语地：“外边有人呢。”秀才问：“谁啊？”“连这点子事也不知道，还秀才呢。我在娘家就听人说过，初八二十三，出没半夜天。月亮早升上来了，嫦娥不正看着咱俩？”媳妇说完“噗”地一声吹灭了灯火。

媳妇不走了，过完了大年也没走，到了清明节，婆婆走东家串西家地忙着买红皮鸡蛋。媒婆借个理由来讨顿酒饭吃，婆婆咬住她的耳朵：“你说媳妇怎么就想出了这‘红点饽饽’的事儿？有那大脚板闺女，再给打听打听，俺家里还有二儿子。”说得媒婆也笑起来。

红点饽饽相沿成俗 新娘辞灶前回婆家

“媒婆嘴，快似腿”。秀才家的故事很快传开了。新媳妇走在大街上，孩子们跟在后面喊：“红点饽饽巧媳妇儿，点上红点开骨嘟儿。开不迭，去拜灶王爷。”孩子们还真是聪明，原来就有“开不迭，找她二大爷”的村谣，这样一改就改到这大脚媳妇身上。新媳妇听了，羞得大脚板都迈不开步了。

害羞归害羞，这风俗却流传下来，过了农历腊月廿三，新媳妇一定得到婆家去，进门就要蒸“红点饽饽”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谁家出嫁的闺女过了“辞灶”还住在娘家，人们都当成奇怪的话题议论着。

